

致命詛咒

伍維平懸疑中篇小說選



多少年來我忍氣吞聲，受盡羞辱

妻子兒女都在香港，我卻獨自開著這個並不賺錢的小飯館

費盡心機地為了什麼？就是為了我的這個寶貝藍寶石鑽戒！

她凝聚了我太多的情感，她使我日思夜想，為了她，我付出了半生精力！

伍維平 著

致命詛咒

伍維平懸疑中篇小說選

伍維平 著



致命詛咒

——伍維平懸疑中篇小說選

作 者 伍維平
責任編輯 鄭伊庭
圖文排版 楊家齊
封面設計 陳佩蓉

出版策劃 釀出版
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
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<http://www.showwe.com.tw>

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【松江門市】
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
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>
國家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
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
總 經 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
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
電話：+886-2-2268-3489 傳真：+886-2-2269-6560
博訊書網：<http://www.booknews.com.tw>

出版日期 2013年3月 BOD一版
定 價 46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）
Copyright © 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目次

3	／寫在前面的話
5	／滴血鑽戒
49	／致命詛咒
93	／毒殺全村
141	／真凶之謎
193	／死亡之約
237	／窗外有臉
285	／古城驚魂
317	／血債血償

致命詛咒

伍維平懸疑中篇小說選

伍維平 著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寫在前面的話

這是一本採懸疑、驚悚、詭異、離奇、神秘等元素為一體的好讀中篇小說精選集。小說通篇充溢著死亡與恐怖濃烈氣息。在那個變了樣的世界裡，我們全都蜷縮著、顫抖著、疑懼著和絕望著，於是那些被壓抑、被拋棄、被遺忘、被忽略的潛意識趁著我們的孤獨與軟弱，迅速抵達我們的內心，用恐懼擊垮我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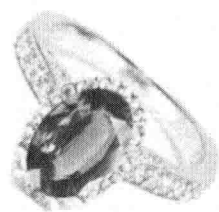
千年歷史，一翻而過。神性之手指向人類迷茫的未來，幻象與現實交織，簡單與複雜交織，清晰與模糊交織，所有的暗示與寓意，都在閱讀中與你的心靈一一對應。

嚇死人，不負責。

目次

3	／寫在前面的話
5	／滴血鑽戒
49	／致命詛咒
93	／毒殺全村
141	／真凶之謎
193	／死亡之約
237	／窗外有臉
285	／古城驚魂
317	／血債血償

滴血鑽戒





一、蹊蹺現場

一九五二年寒冬的一天早上，桂州市祥福珠寶齋的店員陳林生像往常一樣去店裡上班。天很冷，北風硬如刀子刮臉，陳林生裹緊棉衣，低頭縮頸跑著取暖，一路跑到店門口，掏出鑰匙抬頭一看，竟然發現店裡的二道門都已經不同程度地打開。他甚感詫異，因為住在店裡的值班員蔡本山自己是絕對不會主動打開門的，一定要等陳林生打開第一道門，蔡本山從觀察孔看到陳林生後，才會打開第二道門讓陳林生進來，這是沿襲多年的店規，從未有人打破，畢竟金銀珠寶乃貴重之物，安全措施總是放在第一

位的。

陳林生推開虛掩著的第二道門，站在門口，眼前一下昏暗起來，冬天的早上天亮得遲，店裡的窗戶開得又高又小，因而光線明顯不足，使陳林生好一陣子才適應過來。店裡出奇地安靜，偌大的空間沒有一絲一毫的聲音，陳林生心驚膽顫地走進櫃檯，看到靠牆一側的床上蔡本山身上蓋著一床厚毛毯，只露出頸子以上部位，仍然面朝裡面作睡覺狀，陳林生想蔡本山是不是昨晚一個人喝悶酒喝醉了，睡過了頭，便準備過去拍醒蔡本山，但剎那間陳林生的手在空中停住了，床邊保險櫃上四濺的鮮血讓他吃了一驚，這時候他才意識到出事了。一邊高喊著「殺人啦殺人啦」，一邊狂奔出去打電話報警。

大約二十分鐘後，一輛美式軍用吉普車風馳電掣般趕來，「吱」地一聲急剎車，停在了祥福珠寶齋門口。車上下來二男一女三名警察。個子瘦高、尖嘴猴腮的中年男子是刑偵隊長趙琢；虎背熊腰、滿臉鬍子的小青年是刑偵隊員張建安；稚氣未脫卻目光敏銳的女民警則是法醫劉新燕。已先到現場作警戒的管片民警將趙琢等三人讓進了祥

福珠寶齋裡，將情況簡單介紹後，繼續出門警戒。

進門之前，趙琢已在外面對祥福珠寶齋有了大致印象：該店地處市中心繁華地帶，建築是一幢獨立磚木結構兩層中式小樓，設計精巧，風格典雅，門面雖然不算大，但很有氣派，顯示出不錯的歷史文化積澱，更隱隱透出主人甚為深厚的經濟實力。進入店內，趙琢的看法進一步得到印證，寬敞豪華的前廳，一字排開的玻璃櫃檯，琳琅滿目的金銀首飾珠寶玉器，使人產生炫目的感覺，這確實是一家根深葉茂的老店。

他們的現場勘察從門口開始，逐步向店內推進。不久，他們就有了初步的發現。在兩道門之間的地面上，有一個模糊的硬底皮鞋印，長約二十六釐米，為右腳鞋印。經過比對，很快弄清楚皮鞋印不是在场所有人的。傳來店員陳林生訊問，陳林生也說，全店五個人中，只有他哥哥，即祥福珠寶齋的經理陳桂生一人穿皮鞋，其他人都穿。趙琢默想片刻，沒有多說一句，只揮手叫人把陳林生帶走，然後繼續勘察。

趙琢再次站在店門口，從外觀上仔細查看店內情況。

他發現櫃檯裡的貨品擺放整齊，井然有序，沒有一點打鬥或者洗劫後的凌亂痕跡，褚紅色的地板磚上很乾淨，偶爾有被拖把拖過後留下的水漬隱約可見，顯然昨晚有人專門打掃過衛生。於是，陳林生又被叫來訊問，證實值班員蔡本山確實每天晚上有打掃衛生的習慣，而且已經堅持多年。

陳林生走後，趙琢蹲下，拿出一把放大鏡慢慢往前查看，儘管足跡已遭破壞，但憑著敏銳的目光和豐富的經驗，他還是發現了兩種足跡。一是赤腳印，腳趾頭的輪廓都依稀能夠看到；二是皮鞋印，這幾個皮鞋印與兩道門之間的皮鞋印顯然是同一個人留下的。

劉新燕將這些腳印一一照相，張建安也做了一些腳模。趙琢一邊趴在地板上琢磨，半是自言自語半是問張建安：「張鬍子，你有什麼高見？」

張建安是個快嘴：「隊長，這地板好像擦過兩遍，第一遍可能是死者值班員擦的，第二遍則可能是兇手擦的，目的當然就是為了湮滅證據。」

「我基本同意張鬍子的說法，兇手進來的時候，神情

鎮定，行為穩重，一切按計劃行事，但他真的殺了人，心情就變得十分慌亂，恨不得一下子逃之夭夭，因此拖地板擦掉腳印的動作也粗糙多了，這才給了我們機會。」劉新燕說。

趙琢雖然不動聲色，但表情裡有些贊同的意思，「那你們看兇手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呢？」

「我認為是兩個人，理由是店內有兩個人的腳印。」

張建安仍然不假思索，脫口而出。

「我不同意，如果有兩個兇手的話，難道其中一個會不穿鞋子來作案嗎？」劉新燕立即表示反對，「這樣做有什麼必要呢？」

「當然有必要，這是兇手在故施迷魂陣，把我們引入歧途，延緩破案時機。」張建安反駁道。

「情況可能並沒有我們想的那樣複雜，恰恰相反，要檢驗此事非常簡單——只要把腳印跟死者的腳比對一下就明白了。」趙琢嘿嘿一笑道，「其實不用比對，我也能確信那幾個赤腳印是死者的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張建安和劉新燕幾乎同時問道。

「道理確實像我剛才講的那樣簡單，不信你們看！」趙琢指著櫃檯後面的牆角說，「那是死者蔡本山睡的床，他穿的棉衣放在側面的櫃檯上，褲子卻放在腳部下面的保險櫃上，按照我們一般人的生活習慣來說，睡覺時衣服褲子都應該放在一起，但現在二者卻是分開的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？」

張建安撓了撓頭，呵呵傻笑兩聲，不說話。劉新燕開始也有些愣，但她腦子一轉，眼裡放出光來，「死者起床了！」

「正是這樣。」趙琢用手指指床，再分別指指保險櫃和櫃檯，劃拉成一個三角形，「當時，死者蔡本山已經睡下，突然聽見有人敲門，而且敲得又急又猛，蔡本山甚至來不及穿鞋子，披上棉衣就急忙跑去開門，開完門後又急忙回到床上，下身蓋上被窩，上身仍然披著棉衣，跟來人說了一會兒話，臨睡時由於保險櫃距離太遠，就順手把棉衣扔到側面距離近些的櫃檯上了。」

張建安恍然大悟，拍拍腦門說：「啊，原來是這樣。」

劉新燕接著問道：「那蔡本山急著去開門，甚至連鞋子都來不及穿，來人肯定是熟人了？」

「正是，而且還不是一般的熟人，他們之間的關係一定非常好，以致蔡本山沒有任何的防範和警惕。」趙琢指著床鋪說，「你們看，蔡本山是靠牆邊睡著，他的旁邊還留出很寬的空間，這說明床邊至少還有人坐過，否則不合常理，因為我們一個人睡覺時不會故意留出床的一半空間。」

然後，趙琢從劉新燕那裡接過一雙手套戴上，拿起櫃檯上那兩把圈了三道銅箍的大鐵鎖，就著放大鏡仔細端詳。這是一種用生鐵製成的鎖頭，雖然老式但特別結實，鑰匙仍然插在鎖孔裡，外觀完好無損。「鎖沒有壞，鑰匙是原配的，門也沒有被撬，兇手只能門進門出，這說明什麼問題呢？」

「你是說有人做內線？」張建安問道。

劉新燕馬上否定道：「不可能，屋子裡只發現兩個人的腳印，如果把蔡本山假設為內線的話，那他應該早有準備，而不用匆匆忙忙起來開門的。」

「問題不僅如此，你們還發現了那些皮鞋腳印的特徵沒有？」趙琢話鋒一轉，再次把注意力引回到腳印上去。

兩人拿著幾個腳模反覆揣摩，竟然不得要領，趙琢見兩人半天看不出問題，便提示道：「排列一下就清楚了。」

腳模剛一排好，劉新燕就輕輕叫了一聲，「哦，太奇怪了，所有的腳印只有右腳呢。」

「真的，奇了怪了，難道這人是個瘸子？」張建安望望腳模，又望望地板，「或者他專門擦掉左腳腳印？」

劉新燕笑道：「鬍子你現在試試看，在地上胡亂走一圈，然後擦掉左腳腳印。你要做得到，我明天嫁給你！」

趙琢也笑了，「難怪隊裡人叫你小辣椒，果然不錯。劉新燕說得對，專門擦掉左腳印既不可能，也無必要，要是用這種方法來做誘餌，讓我們上當，不過是多此一舉而已。」

接著，趙琢把目光放到了死者蔡本山和他睡的床鋪上，「現在距離發案時間不算太久，現場也還完整，我們先解決關鍵問題。」

張建安和劉新燕都明白了趙琢的意思，走到了床鋪旁邊，張建安抓住被子剛要掀開，卻被趙琢制止了，「先不要揭被子。」

張建安慌忙縮回手，「我又怎麼啦？」

「其實隊長剛才已經提示過的呢。你這豬腦子！」劉新燕捂着嘴輕輕地笑道。

「哦？」張建安還是沒明白。

趙琢走到床邊，指著死者蔡本山睡的位置說：「剛才我說了，蔡本山本來睡的是個單人床，理應睡在中間，但留出一大塊空間，被子只蓋了一半，枕頭上也有另外一個人睡過的痕跡，如果真有這麼一個人睡過，那麼現在就是尋找這個人證據的機會。」

張建安俯身去看，果然看到了枕頭上一個凹下去的痕跡，忙點頭稱是。接著劉新燕用鑷子夾起了幾根頭髮，頭髮比較長，卻相對粗糙。「這頭髮我看有點像女人的，你們看是不是？」張建安說。

趙琢接過劉新燕手上的鑷子，用放大鏡觀察了一會，口氣很肯定地說：「這頭髮比一般男人的頭髮長，很像是

女人頭髮，但這是錯覺，我敢肯定這是男人頭髮，因為這頭髮粗碩，硬度高，油性少，彈性小，很符合一般中年男子頭髮的特徵。」

劉新燕點頭表示同意，她說：「毛孔粗，髮尖又剪過，這不是女人的頭髮，我在學校裡學過，這是偵查的常識，很容易辨認的。」

「好！既然這樣，我們一起來辨別到底是不是女人的頭髮，有沒有女人的味道。」趙琢指揮二人按他的要求做，劉新燕站床頭，張建安站床尾，他本人站床外側，「劉新燕掀床頭，張建安掀床尾，我掀中間。掀的時候動作要慢，不要帶起風，要仔細聞裡面的各種味道並第一時間加以分辨。現在，聽我的口令，一，二，三！」

被子隨著三雙手同時緩緩升起，三人都把頭伸進被子裡，使勁聞裡面散發出來的味道。聞過之後，趙琢不動聲色，似乎在回味什麼；劉新燕皺著眉頭，欲說還休；張建安則痛苦地仰起頭，狠狠地打了一個噴嚏。

「說說看，聞到什麼味道了？」趙琢臉上有些笑意，半真半假地說道。

張建安愁眉苦臉，噁心難受，「我聞到的只有老男人的臊味和臭腳丫子味。」說著還頻頻作出想嘔吐狀。

趙琢轉頭問劉新燕：「你呢？」

「很濃的煙味，甚至有些嗆鼻。」

「有女人的胭脂味嗎？」

「沒有！」劉新燕的回答很肯定。

「這就對了，這說明跟死者蔡本山同床睡覺的不是女人，而且這屋子裡也沒有發現女人的痕跡，因此至少兇手不是個女人。」趙琢判斷道。

「話是這樣說，即使排除女人，嫌疑人的範圍也太廣了，可以說無邊無際，一點譜都沒有。」張建安雖然心裡同意趙琢的說法，但還是嘴硬得很。

「我看沒有你想的那麼複雜，腳印、頭髮、鎖上的指紋很可能都在指向那個嫌疑人，我們已經收穫不少了。」劉新燕打開醫用檢驗包，開始查驗死者蔡本山的傷勢。

劉新燕是個受過專門訓練的法醫，雖然年輕，卻膽大心細，實踐經驗也不少，對驗屍程式輕車熟路。她先用尺子量死者傷口的長度和寬度，再用探針探測傷口的深度，

並用放大鏡對傷口形成的角度仔細觀察，並隨時將有關資料報給張建安做好記錄。

做完屍檢，劉新燕收拾好醫用工具箱，不等趙琢發話，便主動彙報道：「死者的傷勢主要在後腦勺與頸部之間部位，初步判斷為鈍器擊打，力度很大，致使腦殼造成粉碎性骨折，凹進去至少三公分以上。從死者的面部表情看，死者當時毫無知覺，死於無防備之中。」

接著，劉新燕又取下死者的指紋和腳趾紋，與鎖上的指紋和地上腳趾紋進行比對後，發現完全吻合，這證明死者當時是光著腳起床，打開鎖拉開門，從而引狼入室，造成自己被殺的結局。

天氣奇冷，幾個人都凍得不行，說話都有些哆嗦，趙琢考慮到案發現場已基本勘查完畢，接下來還要就近詢問各方面證人證言和檢查珠寶財物丟失情況，便叫管片民警燒了一盆火放在門裡邊，把陳林生也叫來火邊作訊問筆錄。

陳林生坐在火邊，神情悲戚，全身發抖，笨拙地抽著趙琢給的煙，不知所措。趙琢安慰他幾句，等他心情

稍稍穩定後才問道：「你們店的經理怎麼還不見來上班啊？」

「經理陳桂生昨晚搭火車去廣州了，具體去幹什麼不清楚，可能談生意去了吧。」陳林生有氣無力地說。

「巧了，昨晚經理剛出門，接著店裡就出事。呵。呵。」張建安話裡有話，手裡做著筆錄，嘴上也沒閑著。

這時候，管片民警忽然拍了拍趙琢，「隊長，借一步說話。」

兩人走到外面拐角避風處，管片民警告訴趙琢，這陳林生雖然是店員，卻是經理陳桂生的親弟弟，因父母早喪，他從小跟哥哥嫂一起生活，從未分開過。據說陳林生夫妻在店裡名義上有一些股份，但一直享受著普通店員的待遇，夫妻倆對哥哥嫂很意見，但都是老實人，既不敢怒也不敢言，只是默默承受而已。趙琢聽了，點點頭，與管片民警回到店裡火爐邊坐下，繼續瞭解情況。

「這麼說，你是知道你哥去廣州的了？」趙琢問陳林生。

「事情是這樣的。上個禮拜有個廣州的珠寶商專程

來店裡看過貨，還跟我哥商議過，說要買一大批珠寶，回去合計後就傳信過來敲定。」陳林生一臉茫然，但精神狀態好了些，「至於這次我哥去廣州是不是為了談這樁生意，我確實不清楚，因為他做事從來不和我們商量的。」

「哦，你再想想，昨晚還有什麼奇怪的事情發生沒有。」趙琢提醒陳林生。

「奇怪的事情？讓我想想看，是的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的確那事還有點奇怪。」陳林生搔著後腦勺，眼睛眨巴眨回憶著，「昨天下午天忽然陰沈下來，老北風颳起，氣溫下降很多，我們都冷得不行。傍晚七點多鐘的時候，天已完全黑定，街上行人稀少，而且步履匆匆，店裡更是無人光顧了。我們正商量著關店門，門口卻忽然出現了兩個穿著考究的年輕人，他們並不推門進店來，而是把臉貼在窗戶玻璃上，眼直勾勾往裡看，蔡大哥急忙迎上去，請他們進店來坐，但那兩個人根本不理睬，互相耳語幾句，一起快步離去。」

不等趙琢等人詢問，陳林生接著又說：「見那兩個

人神情怪異地走掉了，我和蔡大哥都有些緊張，慌忙關店門，哪知門剛關了半邊，一個三輪車夫穿著模樣的漢子氣喘吁吁地跑到門口，問我們下班後是不是要坐車回家，我們很乾脆地拒絕了，漢子木木地站了一會，搖搖頭轉身走了。我和蔡大哥感到更加奇怪，三輪車夫怎麼會跑到店裡拉生意呢，這違背常理啊。我們趕緊關上兩道鐵門，加上鎖，然後收拾好櫃檯裡的貨，我才從店後面的小門回家。」

劉新燕問：「當時沒有再出現什麼異常情況吧？」

「我收拾完，走的時候是晚上八點多鐘，沒有再出現什麼異常。今天早上來上班，哪知就出這等大事啊。唉，造孽啊！」

趙琢直截了當地問道：「晚上有誰能叫開門？」

「按店裡規矩，晚上除了我哥陳桂生和我嫂子蔡琳外，無論誰叫門蔡大哥都不能開的。」陳林生一拍腦袋，「真是奇怪，難道他……」

正說著，店門口閃出一張中年女人的臉，臉上充滿驚恐。

二、門智門勇

來人是陳林生的妻子夏秋菊。

從夏秋菊驚愕萬狀的表情看，她可能還不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。夏秋菊站在二道門口，手捂著嘴，掂著腳尖往裡面的床鋪瞧了瞧，眼光剛在蔡本山上落定，立刻打了個冷戰，忍不住輕輕叫了一聲，然後躲到陳林生背後，縮頭躬身不發一言。

陳林生趕緊給趙琢等介紹夏秋菊，趙琢點頭微笑，正要詢問幾句，門外響起人力三輪車搖鈴聲和車夫的吆喝聲，接著傳來一陣急促的高跟鞋敲擊地面的脆響，隨著響聲迅速逼近，陳林生臉色驟變，嘴唇哆嗦地說：「我嫂子來了。」

話音剛落，一道門「砰」地被踢開了，門口站著一個珠光寶氣、穿著華麗的漂亮女子，趙琢一看就知道是蔡琳來了，扭頭不緊不慢地明知故問：「是蔡琳蔡經理嗎？」

「正是本人。」蔡琳如同石頭發怒的母老虎堵在門口，滿臉怒氣，目光兇悍，嘴裡還不乾不淨地嘟囔著什